

长篇历史小说

大宋天子

# 宋真宗

秦俊◎著



宋真宗赵恒既不是一个著明的贤君，

也不是一个著名的昏君，但在他主政大宋期间，经济腾飞了，大大超越了汉唐，连后来的“康乾盛世”也望尘莫及。

他从小爱做征战的游戏，百战百胜，但当他真正指挥千军万马的时候，却连纸上谈兵的赵括都不如。

他不但尊重文化人，也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文化人，著作之丰，在中国的皇帝中实属罕见！

他并不好色，却钟情于一个已婚的唱花鼓戏的小女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将这一女子扶上后宝座。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长篇历史小说

大宋天子

# 宋真宗

秦俊◎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世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宋天子——宋真宗/秦俊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7.4

ISBN 978-7-5060-5360-0

I. ①大… II. ①秦… III. ①宋真宗(968~1022)-传记 IV. ①K827=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94617号

大宋天子——宋真宗

DASONG TIANZI SONGZHENZONG

秦俊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21.25

字数:390千字 印数:0,001-5,000册

ISBN 978-7-5060-5360-0 定价:56.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 目 录

一	龙登九五	1
二	纳陛风波	13
三	二相争寡	25
四	王钦若不地道	37
五	替罪羊	48
六	一代不如一代	60
七	将熊熊一窝	72
八	谁更狠一些	83
九	催眠术	95
十	风雨欲来	108
十一	何不赋诗退敌	120
十二	澶渊之盟	132
十三	孤注一掷	144
十四	驸马升行	156
十五	举国若狂	169
十六	大肚王旦	181
十七	算你厉害	192
十八	借腹生子	204
十九	还是皇上厉害	216
二十	蝗虫求死	228
二十一	励学篇	240
二十二	寇准又回来了	252

## 大宋天子——宋真宗

二十三 祸从口出·····	264
二十四 相公竹·····	276
二十五 吓不倒的寇准·····	288
二十六 三个小混混·····	300
二十七 花心大萝卜·····	311
二十八 盖棺之前·····	323

主要参考书目·····	336
-------------	-----

## 一 龙登九五

李皇后见吕端把大内总管王继恩软禁起来，一屁股跌坐在锦墩上，放声大哭。

潘阆扮做和尚，避难中条山寺院，刚开始，尚能静心寡欲，没多久，狂癫病又犯了，竟题艳诗于钟楼。

柳开正在屋中练剑，忽听一声怪叫，举目一瞧，见屋梁上坐了一个青面獠牙的妖怪，大吃一惊。

谚曰：“一日夫妻百日恩”。

李皇后自十七岁进宫，由妃而后，和赵光义做了近三十年夫妻，能没有恩吗？

当然有！

正因为有恩，赵光义一咽气，她便号啕大哭起来。

王继恩轻声唤道：“圣人<sup>①</sup>、圣人，请节哀，商议大事要紧！”

所谓“大事”，便是改立楚王赵元佐为君。

赵元佐虽说不是李皇后的亲生儿子，但李皇后自己没有儿子，便把赵元佐看成了自己的亲生儿子。爱屋及乌，李皇后把赵元佐的儿子接到宫中，由自己抚养。

李皇后虽说贤德，但是，无论多么贤德的人，也经不起蛊惑，何况，蛊惑她的人又是一个能把死人说活的大内总管王继恩。

二十二年前那个风雪之夜，在王继恩的导演下，根本没有资格继承大统的赵光义当上了皇帝。

当上了皇帝的赵光义投桃报李，不只让王继恩带兵，而且一带便是十万，开大宋宦官带兵之先例。

---

<sup>①</sup> 圣人：宋时，对皇后的称呼。皇后和贵妃可自称本宫。

王继恩平蜀归来，弹劾他的奏章如雪片般地飞到朝廷，赵光义不但不治他的罪，反在大内总管的头衔上又加了两个头衔——宣政使<sup>①</sup>和皇城使。

皇城使是干什么的？

皇城使是皇城司的最高长官，掌宫门出入禁令，并率领所属伺察臣民动静，充当皇帝耳目，非皇帝亲信不得任。

一个宦官，既掌大内，又掌宫门，还要伺察“臣民动静”，权力之大，威势之隆，连当朝宰相也自叹不如！

这荣华，这富贵，若非二十二年前那个风雪之夜的大胆之为，是得不到的。

人呀，无论干什么，若是吃到了甜头，就很难收手。

王继恩已经吃到了拥立新君的甜头。而且，这一次若是拥立成功，他相信，得到的甜头比拥立赵光义还要大！

何也？

赵元佐不比赵光义，脑瓜子出过问题，容易驾驭。

正因为这样，他才反复劝说李皇后。

李皇后正哭着，听到“商议大事要紧”六个字，立马不哭了。她跟在王继恩的后边，来到寝殿的一角，商议“大事”。

李皇后不无担心地说道：“先帝在世之时，已经册立了太子，太子就是储君，理应位继大统，咱们如果要另立元佐为帝，不能绕过宰相这个坎。”

王继恩不以为然道：“这一点您不必担心，吕端这个人您也知道，肥头大耳，没城府。不只是没有城府，还经常犯糊涂。只要您把他召来，点拨一番，他不会不答应改立楚王为君的。”

李皇后想了一想道：“诚如此，你就以本宫的名义，速去把吕端召来”。

王继恩道了一声遵旨，径自来到政事堂，吕端正在和新任礼部尚书吕蒙正商议有关春闱<sup>②</sup>的事，见大内总管到了，忙起身说道：“不知王大人驾到，有失远迎呀，还请王大人见谅。坐，请坐。”

王继恩连连摇手道：“相爷太客气了。”他瞅了瞅吕蒙正，欲言又止。

吕蒙正忙站起身来说道：“相爷，春闱的事，明天再仔细给您汇报，我还有一点别的

① 宣政使：宋高级宦官。

② 春闱：唐宋时，由礼部举行的科举考试。因在春天举行，故称之为“春闱”，也叫“春试”。

事，您和王公公先说吧。”

吕端将头点了一点。

等吕蒙正离去后，王继恩小声说道：“相爷，皇后要您速去寝殿一趟。”

吕端道：“走。”

出了政事堂，吕端很随意地问了一句：“陛下龙体可安？”

陛下他……

吕端顿感不妙，惶声问道：“陛下他，他怎么了？”

“他，他驾崩了！”

吕端啊了一声，两行热泪，夺眶而出，由慢步改为奔跑。

他跑着跑着，突然觉着有些不大对劲，皇上驾崩，不能不商议他的丧事，要商议丧事，应该让礼部尚书参加呀。而王继恩找我的时候，吕蒙正就在政事堂坐着，他王继恩的眼又不瞎，岂能看不见？既然看见了，为什么不叫上吕蒙正呢？看起来，这内中一定有猫腻！

想到此，吕端止步说道：“停一停，皇上已经驾崩，要商议皇上的后事，应该叫上吕蒙正一块去呀。”

王继恩道：“走吧，实话给您说，皇后召您，不是为了商议皇上的丧事。”

“那是为了什么？”吕端问。

“大概是商议拥立新君之事吧。”王继恩吞吞吐吐回道。

吕端眉头又是一皱，太子是新君的不二人选，怎么还要商议？看来，双方<sup>①</sup>决战的时刻到了，我得设法把这个阉人关起来，剩下一个皇后，就好对付了。想到此，他哎了一声说道：“王大人，请稍等片刻。”

王继恩问：“为什么？”

吕端道：“前不久，皇上给老夫写了一道密诏，并且交代老夫，这个密诏等他驾崩之后才能看，老夫便把这个密诏藏之书阁。如今皇上驾崩了，老夫得把密诏打开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内容，方可去见皇后。”

王继恩不知有诈。

而且他也很想知道密诏的内容，便以商量的口气对吕端说道：“要不要我陪您一块

<sup>①</sup> 双方：即拥护太子赵恒为帝和反对太子赵恒为帝的两大阵营，前一阵营以吕端和参知政事张齐贤、张咏等人代表；后一阵营则以李皇后、王继恩、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和通直郎潘阆等人代表。



儿看？”

吕端见王继恩上钩，心中暗喜，二人来到吕端书阁，吕端借口方便，出了书阁，轻轻将门一关，用锁锁了，并派两个家人守门，不让王继恩出来，自己则径奔皇宫。

李皇后一见吕端，张口便道：“宫车宴驾，立嗣以长，顺也。今将奈何？”

乍一听，是在征求吕端意见，但真正的目的，是逼吕端就范。

皇上驾崩了，“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上无嫡子，诸皇子中以楚王赵元佐最长。若立之以长，符合古制，但皇上却立赵恒为太子，明摆着违背了古制，你看我们应该怎么办？

在李皇后看来，吕端既是一个出了名的大好人，又有些糊涂，如今皇上驾崩了，我便是大宋的主人，他不会不听我的。

她错了。

她的话音刚落，吕端便正色回道：“先帝立太子，正为今日，岂容更有异论！”

李皇后愣了一下问道：“宣政使呢？”

吕端铿声回道：“老臣怕他捣乱，把他关了起来！”

李皇后脸色为之大变，一屁股跌坐在锦墩上。稍倾，放声大哭。

吕端欲劝又止，吩咐内侍去请太子。

不一刻儿，太子赵恒泪流满面地赶到寝殿，跪在赵光义尸前放声痛哭。

吕端趋前劝道：“请殿下节哀，商议大事要紧！”

太子哭着说道：“一听父王驾崩，我便乱了分寸，父王身后之事，该怎么安排，您就怎么安排，拜托了！”说毕，扭头向吕端揖了一揖。

吕端忙还了一礼说道：“老臣遵命。”

说毕，一面遣人去请众宰执<sup>①</sup>进宫，一面安排赵光义沐浴入柩，待众宰执到后，共奉太子于柩前即皇帝位。

越日，新皇在福宁殿召见群臣，且先一刻来到了帷幕内坐等。文武百官在吕端的带领下一一走进大殿，按照朝班的位次站定——文官四品、五品在东；武官四品、五品在西；文武三品以上在南。

“人齐未？”内侍登殿问曰。

吕端答：“人齐。”

于是，侍卫鸣鞭，新皇升座。内侍高声喊道：“众臣见驾！”

<sup>①</sup> 宰执：参知政事，又称副宰相，与宰相合称宰执；如果加上枢密使和枢密副使则合称执政。

见驾便是参拜皇帝，可吕端就是不说拜。

吕端不说拜，文武百官就不能拜。

何也？

吕端是押班<sup>①</sup>呀！

吕端不说拜，自有他不说拜的道理。

他担心帷幕后边坐的不是赵恒。

皇帝召见百官，为什么要坐在帷幕后边？为什么别的皇帝可以直面群臣，而赵恒不可以？

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按照皇家丧仪的规定，先皇大丧期间，新皇不能直面群臣，只能隔帘问政。故而，内侍们在龙椅的前边竖了一道帷幕。

这一竖，使吕端多了一些担心。王继恩掌管大内三十余年，又有李皇后撑腰，他们若是来一个掉包，换一个人坐在帷幕后边，而这个人又接受了百官的参拜，也就是说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想再改变，怕是比登天还要难！不行，我得亲自揭开帷幕看一看。

于是，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扭动着肥大的身躯，慢慢地登上台阶，双手拉开帷幕，见那龙椅上坐的真是赵恒，慌忙下阶，率领百官，行跪拜大礼，并高呼万岁！

赵恒在位二十六年，驾崩于延庆殿，庙号真宗，故历史上称他为真宗皇帝。

真宗登基后，依例做了四件事。

一、行封赏：尊皇后李氏为皇太后，晋封四弟越王元份为雍王、五弟吴王元杰为兖王、六弟徐国公元偃为彭城郡王、七弟泾国公元称为安定郡王、八弟元俨为曹国公、大侄惟吉为武信军节度使。追复涪陵县公廷美为秦王，追赠堂兄魏王德昭为太傅<sup>②</sup>、歧王德芳为太保<sup>③</sup>。加授长兄元佐为同平章事<sup>④</sup>。封吕端为右仆射<sup>⑤</sup>，李昌龄、张齐贤、张咏、李沆、李至并

① 押班：朝会时领班。

② 太傅：官名。初置于西周春秋晋，为辅佐国君的官，战国后废。汉复置，汉以后，或为大官加衔，或为辅导太子的官。

③ 太保：官名。初置于西周，为辅佐国君的官。春秋后废，汉复置，次于太傅。汉以后，或为大官加衔，或为辅导太子的官。

④ 同平章事：官名。初置于唐。君主在大臣中选任数人，给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名义，即为事实上的宰相，简称同平章事。宋初，沿唐制。

⑤ 仆射：官名。初置于秦，凡侍中、尚书、博士、谒者、郎等官，都有仆射，根据所领职事作称号，意即其中的首长。东汉时尚书仆射为尚书令的副手，职权渐重，到末年便分置左右仆射，魏晋以后令、仆同居宰相之位。唐代不设尚书令，仆射即为尚书省长官。宋初，沿唐制。

参知政事，曹彬仍为枢密院使。册继妃郭氏为皇后。元配潘美女，端拱元年（公元 998 年）病歿，亦追给后号，谥庄怀。复追封生母李氏为贤妃，进上尊号为元德皇太后。

二、大赦天下。

三、改元咸平，诏以明年为咸平元年（公元 998 年）。

四、葬先帝于永熙陵，庙号太宗。

办完了这四件事，已是翌年 5 月，百官纷纷上书，说王继恩等人不从先帝之命，欲立赵元佐为君，罪同谋逆，应该灭族。

王继恩等人，欲拥立赵元佐为帝之事，赵恒岂能不知！但他自己不好说，也不好治他们的罪，今见了百官奏章，如获至宝。

犯“谋逆”之罪的不只王继恩，还有皇太后，以及参知政事李昌龄等。如果把王继恩灭族，参与“谋逆”的李昌龄、胡旦、潘阆灭不灭？皇太后又该如何处置？

为了这事，他单独召见了吕端。

吕端不同意把王继恩灭族。

他不仅不同意灭王继恩的族，而且，还不同意以“谋逆”之罪来惩治王继恩。

“为什么？”真宗一脸不解地问。

“谋逆，乃十恶不赦之罪。若按谋逆之罪来治王继恩、李昌龄、胡旦、潘阆，太后也得治。若不治，有违《刑统》；若治，太后是您的母后，而太祖、太宗，皆主张以孝治天下，您刚刚位继大统，便治了母后一个‘谋逆’之罪，不仅有悖祖宗之制，也容易遭人诟病！”

真宗轻轻颌首道：“老相国所言甚是，但是，王继恩、李昌龄、胡旦、潘阆诸人犯下如此之罪，若不惩处，不只太便宜了他们，更重要的是，何以息众臣之怒？”

吕端想了一想说道：“这样行不行，咱给王继恩、李昌龄、胡旦、潘阆寻一个其他的罪名，加以惩治。这样，既平息了众臣之怒，又使太后得以解脱。”

“行，这办法行。朕手中已经攥了王继恩一个现成的罪名。”

吕端道：“您说的是不是王继恩冒功领赏之事呀？”

真宗将头点了一点。

吕端道：“王继恩讨伐蜀地叛贼之时，杀一叛卒而充贼首李顺，不仅犯了冒功领赏之罪，还犯了欺君之罪，但朝廷不能拿这两个罪来惩处王继恩。”

“为什么？”真宗问。

“李顺作乱，拥众数十万，又是建国，又是改元，闹腾了一年多。如此一个贼首，被擒后应当解京，由朝廷处置，而王继恩竟然自作主张，将李顺就地正法。当时，就有人密

奏太宗，说王继恩杀的不是李顺，真正的李顺，化装成和尚跑了，而太宗置之不理。以太宗之明，他能不知道王继恩杀的是假李顺？但他不仅没有治王继恩的罪，反迁王继恩为宣政使，位在昭宣使<sup>①</sup>之上，宣徽使<sup>②</sup>之下。您若拿李顺说事，岂不是向国人彰先帝之不明吗？”

“以老相国之言，朕若拿李顺之事来惩处王继恩，有彰先帝不明之嫌，但那李顺已经被张咏捉拿归案，应当如何处置？”

“秘密处死！”

真宗将头点了一点：“李顺的事就照老相国所说的办，王继恩他们几个如何处置，以及用什么罪名来处置，还得老相国帮朕拿一个主意。”

吕端忙避坐说道：“拿主意的话，臣不敢当！”

真宗亦起身说道：“老相国，不必客气，坐，请坐！”

吕端深深一揖回道：“陛下不坐，臣岂敢坐！”

等真宗落座后，吕端方才坐下。

真宗旧话重提，吕端勉强答应。

三天后，吕端把一张处置王继恩、李昌龄、胡旦、潘阆等人的密奏，呈给真宗。

除了潘阆之外，所有人的处置，都是照着吕端的密奏而行。

黜参知政事李昌龄为忠武行军司马<sup>③</sup>。所犯之罪：“交通请托，泄露宫禁语言。”

贬宣政使王继恩为右监门卫将军<sup>④</sup>，移居均州（今湖北省丹江口市），并抄没其家。所犯之罪，与李昌龄同。

黜知制诰<sup>⑤</sup>胡旦为安远（为今之江西省赣州市所辖）军<sup>⑥</sup>行军司马。所犯之罪：起草诏书“颇恣胸臆”，“语复讪上”。

胡旦被贬前三日，京城内外已经盛传：“胡舍人独有鞍马之赐。”结果，胡旦被黜为

① 昭宣使：宦官的高级官阶。始置于宋淳化四年（公元 993 年），政和二年（公元 1112 年），与武官四方馆使一道改称拱卫大夫。

② 宣徽使：宣徽院长官。宣徽院，掌内廷事务机构，始置于唐，中叶以后分南、北两院。五代及宋沿置，然宣徽使则以大臣任之。宋之任宣徽使者，多加检校官，或领节度使、留后，常用以安置勋旧大臣之罢政者。

③ 行军司马：始置于三国魏。唐开元以后，诸节度使皆置行军司马，掌弼戎政，居则习搜狩，有役则申战守之法，器械、粮备、军籍、赐予皆专焉。

④ 右监门卫将军：禁军将领。

⑤ 知制诰：官名。初置于唐，宋沿之，掌起草诏令。翰林学士之实际起草诏令者，亦带知制诰衔。

⑥ 军：宋代的地方行政单位分为“三级”：一路，二府、州、军、监，三县。军，初置于唐，设在边地，安史之乱后，内地亦置军。宋作为一种行政区划，有两种，一与府州同级，隶属于路；二与县同级，隶属于府州，往往以京官知某军事，简称“知军”。

## 大宋天子——宋真宗

安远军行军司马，真正得到“安州司马‘之’赐”。不久，又被削籍除名，流放浚州（治所在今桂平东南）。胡旦被贬一事，成为宋人笑谈。

在这几个“谋逆”者中，官最小的是潘阆，处理最重的也是潘阆。

潘阆，就是那个开药铺的——“赵廷美谋逆案”的从犯，因为他有前科。而且，有人告发他经常炼丹药送给太宗吃。甚而还有人说，太宗不是薨于箭疮，而是薨于丹药。因而，他不仅被削去一切官职，而且还要流放崖州（今之海南省三亚市崖城镇）。

当官府前来抓捕潘阆的时候，潘阆翻墙来到邻居家中，寻求避难。邻居不同意，他便吓唬邻居：“我，谋逆的事，已经暴露了，抓住我正法，只不过就是我一个人。现在，我到你这儿来了，你也知道我谋逆的事了。你若不让我藏匿，我一定会被官府抓去。我若是被官府抓住，我就说你是我的同伙。俗谚不俗，‘贼咬一口，人木三分。’到那时，死的就不止我了，还有你，以及你的全家。你别叹气，你也别担心官府会跑到你家来抓我。常言说：‘弩下逃箭’，弩只能射远，不可能射进。你好好想一想，是帮我找一个地方藏起来，还是让官府把我从你家里抓走呢？”

邻居被他吓住了，将他藏在家中的密室。不一会儿，抓捕潘阆的大兵来到邻居家中，例行公事般地询问一番便走了。

朝廷抓不到潘阆，便绘影天下缉捕他。

半月后，潘阆扮做和尚，拿个磬缓缓敲打着，大摇大摆地出了汴京城。

他先是来到山西南部的中条山。这里居住着很多隐士，其中两个——钱易和许洞，还是他的诗友呢。

钱易、许洞见诗友到了，便热情款待。起初，潘阆尚能“清心寡欲”，只与几个诗人吟茶云诗。没多久，狂癫病又犯了，不仅吃酒，且一吃便醉，出山进山，还要倒骑毛驴，甚而在寺院钟楼上题诗云：“散拽醉僧来蹴鞠，乱拖游女上秋千。”

僧人们见了这诗，觉着他不像一个出家人。诚想？哪有禅师又踢足球，又在秋千上玩女人？怀疑他就是通缉在逃的潘阆，正要密报官府，他有了警觉，夤夜逃离中条山。

他有一个朋友，叫阮思道，也是一个名流、诗人，如今正做着秦州（今甘肃天水市）的知州。

于是，他便千里迢迢去秦州投奔阮思道。

谁知，一到秦州，差一点儿把他吓瘫。秦州衙门口贴了一张缉捕他的榜文。

他不敢直造州衙。

他再次化装，扮做一个箍桶匠，来到州衙的后角门，一连等了三天，方见阮思道从后

角门出来，忙大声喊道：“箍桶、箍桶！”

阮思道抬头一看，见是潘阆，愣了一愣，走上前去对潘阆说道：“箍桶的，正好衙门里有几个水桶坏了，你给修修。”

说毕，将他引到厨房，指着一个旧水桶说道：“你就把它修一修吧。”

潘阆忙道一声好字。

阮思道从怀里摸出两锭大银，往案子上放，乘马而去。

潘阆不傻，州衙门口贴着缉捕他的榜文，借给阮思道一个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收留他。他之所以硬着头皮来见阮思道，就是因为腰中没有银子了。今见阮思道留下两大锭银子，便心领神会，等阮思道一走，他便把银子揣进怀里，溜之大吉。

两刻钟后，阮思道骑马归来，见银子没有了，便问守门的：“我放在案上的银子呢？”

守门人回答不知道。

“一定是那个箍桶匠拿走了！那个箍桶匠呢？”阮思道又问。

守门人使劲将头摇了一摇。

阮思道大怒道：“钱不见了，人也不见了，你守的什么门？去，快去把那个箍桶匠给爷找回来，若是找不回来，小心你的屁股！”

守门人喏喏而去，在大街小巷找了三天，也没找到潘阆，垂头丧气地来见阮思道，接受惩罚。

阮思道轻叹一声道：“这事也不能全怪你，是我自己太粗心大意。算了吧，爷这次不惩罚你了，以后呀，守门时多留点心。”

阮思道训诫守门人的时候，潘阆正走在去舒州（今之安徽省安庆市）的路上。

他之所以要去舒州，新任舒州知州柳开，也是他的一个朋友。

这个柳开，官不大，名气很大，他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推了一千轴文章去见主考官，把宋太祖都惊动了。这个人，又特别讲义气，年轻时，为了资助好友赵昌言，向他四叔要钱，他四叔不给，他便邀了一群人来烧他家的房子，逼得他四叔给了他二百贯钱。如今，他所为的舒州，远离京城，可谓是天高皇帝远，我去投奔他，他不会不收留我！

潘阆正是存了一个他不会不收留我的心理，千里迢迢逃奔舒州。

果如潘阆所料，柳开不只收留了他，还大把大把地供他花钱。

他既有时间，又不缺钱花，便到处游山玩水，写诗填词。

他的那首《岁暮自桐庐归钱塘》，使舒州纸贵。诗云：

## 大宋天子——宋真宗

久客见华发，孤棹桐庐归。

新月无朗照，落日有余晖。

鱼浦风水急，龙山烟火微。

时闻沙上雁，一一背人飞。

这首诗被刘攽收入他的《中山诗话》。刘攽认为，这首诗韵味“不减刘长卿”。刘长卿是唐朝诗人，擅长写五言诗，自称“五言长城”。

其实，潘阆最负盛名的还不是他的诗，而是词。流传于世的词大概有几十阕，尤以《长忆观潮》最为世人称道。词曰：

长忆观潮，

满郭人争江上望。

来疑沧海尽成空，

万面鼓声中。

弄潮儿向涛头立，

手把红旗旗不湿。

别来几向梦中看，

梦觉尚心寒。

柳开读之，拍案叫绝。

连身为知州，自负才学绝世的柳开都如此称道潘阆，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潘阆成了舒州的香饽饽，每一天，拜访他的，向他索诗、索词，以及请教学问的车水马龙，道为之塞。

这一塞呀，他又不知道自己王二哥贵姓了，产生了何不戏一戏柳开的念头，看一看他是不是真的胆比天大！

潘阆是天子钦犯，柳开纵是胆大包天，也不敢让他住驿馆，而是把他安置在哪吒庙后边的一处民宅里。

这一日，柳开来看他，闲聊时，他有意把话题引到舒州书院：“仲涂（柳开的字）兄，听说舒州书院有三间房子很邪门，你知道不知道？”

“怎么个邪法？”柳开问道。

“那里边住了一个青面獠牙的妖怪！”

柳开哈哈一笑道：“胡扯八道！”

潘闾道：“真的，不信我带你去问一问舒州书院的山长<sup>①</sup>。”

柳开道：“走。”

山长见知州大人到了，忙迎了过来。

柳开一边走一边问：“听说书院有三间房子常闹鬼？”

山长将头使劲点了一点。

“是哪三间？”柳开问。

“后院西厢房。”

柳开道：“走，带我去看一看。”

山长在前，柳开居中，潘闾殿后，三人来到后院，山长朝西厢房一指说道：“就是那三间。”

柳开举目一瞧，见那三间房子的屋檐下结了一溜儿蜘蛛网，问道：“这三间房子，许久没有住人了吧？”

“十二年了。”山长回道。

“请你把门打开。”

山长道了一声好字，当即唤来掌钥匙的小厮，命他将房门打开。

这是一个筒子房，南头是卧房，屋里布满了灰尘；中间是客厅；北头那间摆的是各种兵器。

“十二年前，谁在这里住过？”柳开问。

“一个致仕<sup>②</sup>的将军。”山长回道。

“一个致仕将军，为什么住到书院？”柳开又问。

“建书院的时候，他捐了不少钱。加之，一些地痞无赖经常到书院骚扰，可这些地痞无赖很怵他，他想来书院住，我也想叫他住。谁知，他搬进书院住了不到一个月突然死了。此后，这里常闹鬼，我不得不把门锁上了。”

柳开噢了一声道：“原来是这样，你把它收拾一下，晚上我来住。”

山长连连摇手：“不行，这间房子已经十二年没有住过人了。”

① 山长：宋以前对书院讲学者的敬称。宋以后，作为一种官职，凡官立书院皆置山长，讲学兼领院务。

② 致仕：退休或退職官员。



## 大宋天子——宋真宗

柳开把眼一瞪道：“有什么不行！我的剑比干将、莫邪还利，我的文章可以惊天地泣鬼神。莫说这房中不一定有妖怪，就是有，见了我也会望风而逃！这个屋我今晚一定要住！”

山长听他这么一说，不敢再坚持，忙命人将房子收拾干净，等候柳开。

吃过晚饭，柳开果真来到哪吒庙，住在了那三间有些邪门的房里。

他关上门，看了一个时辰书，便开始练剑，正练着，忽听一声怪叫，举目一瞧，见屋梁上坐了一个青面獠牙的妖怪，大吃一惊。

只听妖怪怪声怪气地说道：“柳开，你不是说你的剑比干将、莫邪还要锋利吗？你何不用你的剑来刺杀本神呀？”

柳开惶声说道：“尊神，小人是胡说八道，您莫和小人一般见识。”

“你这个人，不但经常胡说八道，你还干了不少缺德事。你为了资助那个赵昌言，竟然用烧房子来威胁你亲叔，此为大不孝！”

柳开频频颌首道：“是，是！”

“你身为孔门弟子，却以吃人肉人肝为乐，你有辱斯文，你不是人，你是个野兽！你还不快给本神跪下！”

柳开双腿一屈，跪了下去。

“你身为朝廷命官，却知法犯法，强行娶钱贞儿为妻……你如此胡搞，连阎罗王都知道了，特派本神来摄你魂魄。起来吧，本神这就带你去见阎罗王！”

柳开痛哭流涕道：“尊神，小人确实干了不少坏事，早就该死！但小人家中，尚有一个八十岁的双目失明的老母，小人如果死了，谁来赡养她呀？请您饶小人一命，等小人将老母养老送终后，一定跟您走！”说毕，又咚咚地磕起头来。